

章节 十八 / 盐冰河畔

Chapter 18 / Beyond Saltstream

Aug.12, 2021

2864 年 1 月 21 日，俄莫铎洛，^{Lagn'sthika}兰希卡盐沼。

兰希卡间不受欢迎的一丝火苗最终还是在暴风当中熄灭，它残迹漫出的那股轻雾，也夹在风中，已被行了驱逐令了。

Velantis 独行在俄莫铎洛南岸的野迹中，而后者还在极夜的笼罩中。极北的地平线上，舞动的光带如被狂风撕碎一般飘落，伴着残烛般的星光，洒向霜冻的盐沼以可怜的一丝光明。暂歇在被峡湾撕得零碎的海崖边，不定的狂风正如疯狂的报复一般将雪粒倾泻到万里一色的冰海中——正如夏的盐风当中海将苦涩的卤水灌入大地的深处一般。盐沼的水已在极寒当中凝结，泛起苍白的泡沫，崖壁之下，迷乱了视野的雪砂以下，夏日翻白的巨浪也不再鸣动。耳边只有风声与雪粒在地上翻滚、弹跳的沙声。在海与陆的交锋处，任何生灵的生存显然都是极为困难的。

Velantis 翻开新的一页，借着星野间浮动的微光，勾勒出了崖间的天际线。虽然是用棉布将自己几乎捆绑起来，但她的手上还是颤抖，无奈她放下了笔，开始用编条——在这种地方，就连这都需要从外地携带——编出类似帐篷的双层骨架，而后将布充满其间的空隙，示意性的也就当是一个完成了的驻扎地了。所带的水已经在霰石水瓶中冻实了。这种外形方正的水瓶名义上是乌佐新近元素工艺的高端产物，但在 **Velantis** 从中能感受到的就仅仅是设计者审美的严重缺失而已。

星光随着一丝被空间打碎的冷风从帐篷的空隙中漏下到失眠的 **Velantis** 脸上。通过星空的位置能够判断出是该要休息的时间了，但混乱的生物钟显然不允许她继续行这计划中的作息。

她开始如此浪迹的时候，大概是 2859 年卡拉刹与乌佐在萍水大战之时吧，那时萍水的大小村庄，均在战火中经历浩劫，在当双方在她的故乡——^{Serapodilo}希拉普德罗的远城区沦为两国鏖战的沙场之时，她便离开了萍水，也就再没有了家。从那以后，她便常年旅行，以卖画为生，有时打些短工。这一行便是四年。再回到萍水，是去年的秋季，正赶上三度元素化后的混乱。再回到曾居住的小镇时，在灾后尚未完成重建的萍水，她已经寻不到故乡的旧址了。于是，她只能继续她自己的流浪。

刚刚积攒起的一丝困意不期又消散了。**Velantis** 爬出帐篷，将布片又扯拽了一下，补上了头顶透光的孔隙。

在一途中，她曾于许多重镇歇脚，但最终还是退让到了荒野中，总是想不明的紧绷，唯有远离人烟的荒野可给她以稍瞬即逝的开脱，但旅途总会迎来歇息，她又不得不得面对。

然而每次，她只是以一次更远的奔逃来疏解这一切。甚至没有，甚至不胆敢去想自己问题的由来。

可能确实只是有点孤僻而已吧？

2864 年 1 月 27 日，^{Saltdeu}盐露诊所。

「嗯嗯，您好。」

「我...近两天有一些失眠，嗯嗯，就是失眠而已。特别是在野外的时候——无法入眠，但是第二天也不会感觉不清醒。」

...

「您前两天有经过风之界-萍水那一线么？」

「嗯，前两天刚从晴风走薇洛塔来这边。」

...

「...我不知道该恭喜还是该感惋惜，但是...」

「她突然感觉自己大概明白情况了。」

「...试着去调整你自己的节奏吧。」

Velantis 放低了声音，声音有些颤抖。

「我是生病了么...病得很严重？」

对方只是抛出一脸无奈的苦笑。

「去南边吧。」

Velantis 低着头走在盐露镇冬日冷清的街道上。自风垒石之战(2839)开始，政界突然意识到，半精灵这一新生的种族，若是正确训练的话，必能成为国防部队的主力。在 2840 年代末元素工业体系逐渐成型以后，半精灵突然的一跃成为了十分重要的战略资源。于是——在那以后，半精灵几乎成了厄运的标识。现今，荒凉贫瘠的峭支岸与南大陆几乎是半精灵族眼中唯一的生存地了。——讽刺，在东北大陆，只是思想，还不能算活着。

但这一个桃源在转瞬间便可以沦落为地狱的世界——多年前的亚卅还曾被誉为是山地天堂呢。

但这一个正确在转瞬间便可以反转为谬误的世界——回想风垒石之战前的那稍瞬即逝的窗口，元素化还被描绘为至上的神迹呢。

她又想要逃了。流浪永无止息，至少，现在还不是停下来的时机。

2864 年 1 月 23 日，南大陆，望星崖。

轻灰的裙摆触在融雪的草地上。大地退下了无意义的颜色，用生机掩了自己的面容，但用灰蓝轻点在纯白的本色上的她，大概还在等待望星崖的下一场飘雪吧。

远处，闪着炼光的地平线上，牧人带着牛羊群群，也出现在了极昼之至的望星崖土地上。